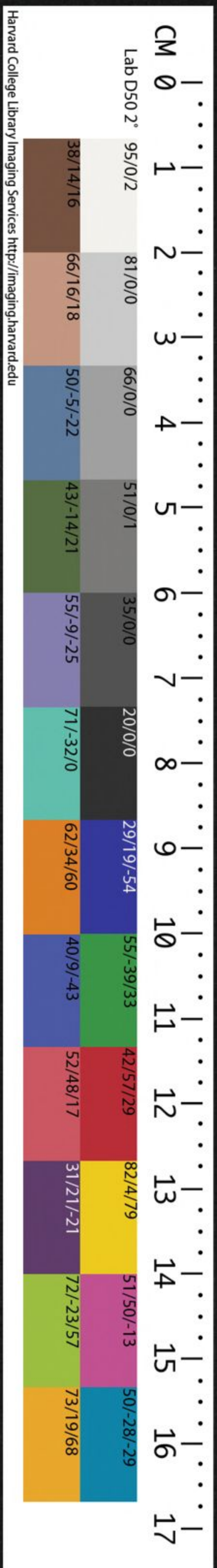


T434/2453(13)



NOV 4 1957

詩說解頤 卷之二十一

後學紹興季本輯校

臣工

經言曰此康王時詩也武王既喪天位首重民食所以先裕百工已有成法而後王每申明之故康王嗣位而又作此詩以戒農官使民急於治田也序言當命為一藉以定噶言成王故知為康王時詩也此天子戒臣下之辭宜為大雅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如城

嗟嗟欽命臣工以在朝群臣百官言公者朝廷之

詩說解頤三釋卷之二十七

後學紹與季本輯抄

門人山陰王澐校正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臣工

經旨曰此康王時詩也武王既踐天位首重民食所以允釐百工已有成法而後王每申明之故康王嗣位而又作此詩以戒農官使民急於治田也并噫嘻當合為一篇以噫嘻言成王故知為康王時詩也此天子戒臣下之辭宜為大雅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也賦

嗟嗟歎辭臣工以在朝群臣百官言公者朝廷之事

言言用月工利
釐整治條理也成先王之成法也即春耕夏耘秋穫
一定不易之法式也咨者謀之於衆茹者度之於心
言王方釐正三農之成法爾當來此咨謀茹度而講
求力行之庶幾敬爾在公而王所釐者不虛也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於皇來牟
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庀乃錢鎛奄

觀銍艾

也賦

保介農官蓋專治田事者也云保介者取有助之意
高誘註呂覽以爲副故集傳因謂農官之副如此則
以何者爲農官之正乎莫春者周正建寅之月也三

陽交泰則可以始興農事矣田三歲曰畝謂已成之
田也欲復治之故言當此之特別無所求惟如何於
畝而新之明即天之明命也來牟方盛雖未及熟而
天命屬於有周將有受明之幾矣蓋天之明昭鑒周
有德常以豐年畀之則豐年者係於王者之德而盡
力於農畝則在農人耳錢鎛鋤奄忽也銍穫禾短
鎌也使之命我衆人早具農器以起田功則天命明
昭忽然觀銍艾矣謂民當體天心以力農而農事不
可緩也上章通戒百官此則專戒農官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也賦

噫嘻亦歎辭成王時嘗以此戒農官故曰既昭假爾謂昭告而感格之也集傳以為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則非矣農事古人所急治農之官自古有之况武王所重者民食豈待成王而始置哉命農官率農夫以播百穀必自耕始故以此戒之上章言先具農器此則言先事耕田也駿大服事也駿發爾私耕私田也終三十里則百畝計步為里之數也此以助法之私田言非謂鄉遂之田也蓋以一井之田一方三百步為一里一夫百畝畝百步百畝之田縱橫各

百步積之得萬步以三百步為里法約之得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言三十者舉成數也田一面百步計之為一畝以千步計之則為阡阡為十畝是百畝之田為十千也十阡之內以耦耕之是百畝為一耦也大抵古之耕者步百為畝其徑六尺為一步畝為三畝廣尺深尺耜廣五寸以二人並耕左右起土其深者為畝高者為壟是以一面之百步計畝也詳見讀禮疑圖卷一言駿發爾私而不及公田所重在民也

臣工三章一章四句一章十一句一章八句

集傳以臣工噫嘻分為二篇今合為一篇而

分三章

振鷺

經旨曰武王時封紂子武庚為殷侯因其來朝助祭而留之講學故作此詩古序以為二王之後來助祭似亦臆說也武王既有天下封堯後於薊封舜後於陳封禹後於杞而陳與杞宋為三恪不列堯後既已可疑而此來助祭獨言二主之後何為併陳而不之及邪竊意此詩必專為武庚而發蓋武庚庸愚不知天命故欲使之觀樂辟雖以養德庶幾其能忠順耳此與有瞽同為一時之事而此則當列於有瞽之後

蓋大雅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賦也

鷺之為鳥好自低昂其翔集必舞而後下蓋有振起之意故曰振鷺詳見宛丘字義雝辟雖也我客指紂子武庚作賓於周故以為客戾至也亦有斯容言亦有振起之容也蓋美其講學興起有不知手舞足蹈者

○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賦也 ○斃本音緝

讀為丁故反者協韻也

彼無惡言遠之則有望也此無斃言近之則不厭也

言言解周禮卷之二十七
永終譽即世為天下法則之謂也此言講學之有益於德以勸勉之也

振鷺二章章四句

集傳一章分二節今為二章○觀於此詩則武王所以處殷後者蓋將養之成德以來厥世武庚雖愚豈不知所感動使非管叔道之則異日奚至以殷畔哉故武庚之叛管叔之尤也

豐年

經旨曰此農事有成而報賽之樂歌也蘇氏以為秋

祭四方冬祭八蜡分為秋冬二事其曰秋冬以夏正言也集傳則以為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夫田祖農事所始是為先農即八蜡之先嗇也而社主春祈為壇於社方主秋報為壇於郊時各不同地亦有異本分二祭也惟以其均有功於田事故此詩合而為一其必人君省歛因年豐報賽總祭一方之神而先農與社方一時並列歟一方之方社不得與大社四方專祭之貴神同尊先農雖古帝諸侯因農事而報本反始於禮亦宜及之但不可屈尊而居一方方社之下則以先農主之猶先嗇之主八蜡也故集傳序田

祖先農於方社之上不蕪蜡也而蜡祭之小神不與
 焉蓋與大田來方禋祀義同若春社秋方冬蜡則在
 國中各有一時之專祭不在此限矣然此詩所謂萬
 億及秭與載芟同辭蓋諸侯公田所入之米數也有
 似函詩故先儒或疑豐年即函頌然則周禮籥章所
 謂國祭蜡則歛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者其即此詩
 歟蜡有先嗇即田祖也故亦用之但既為函頌則宜
 列於函風耳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賦也

高燥宜黍下濕宜稌黍稌皆多則高下之地無有不
 熟所以為豐年也亦助語辭廩倉之別名廩高則所
 藏者多矣以下文為酒醴觀之則萬億及秭蓋以米
 數言也酒酒味之厚者即周禮三酒所以待賓客也
 醴酒味之薄者即周禮五齊所以供祭祀也烝進畀
 予也洽情相浹也百禮事神之衆禮也皆徧也既饗
 祖妣而旅酬燕毛皆以此而篤親親之恩無不周焉
 蓋民以孝弟為德而孝弟原於尊祖故特舉祭祖妣
 者言之以見不忘本之意而百行具於其中矣此見
 神降福之徧所以當報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

經旨曰此武庚助祭於周廟既畢而武王欲留之辟
雖講學以觀作樂之成故作此詩篇當列於振鷺之
前亦大雅也序以為作樂而合乎祖則似不知詩意
之所在矣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虛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靴

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賦也 ○田與棘同音引

瞽樂官也庭者周之廟庭也以武庚殷後故言周以
別之在周之庭一句屬下文蓋為設樂器發而有瞽

當自為一句以與虛羽鼓圉叶韻瞽以眡瞭相之而

為之設樂器者皆眡瞭也既備者設樂既備也乃奏

則瞽奏樂矣簫管備舉所以奏也此言周人作樂於

廟庭以見樂之為重也

○賦也 皇皇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求觀厥成

皇皇和之大也此言樂聲之美起於人心之肅雝故

其和鳴足以致先祖之聽我客至此既觀其成矣苟

求觀之則樂之感人必深將不覺其成德焉蓋欲留

之觀樂辟雝以養德也

有瞽二章一章八句一章五句

集傳一章分三節今為二章○此與振鷺當合觀之

潛

經旨曰此周王薦魚於寢廟之樂歌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鱸有鮪鯨鯢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賦也 ○猗與同歟後

漆沮馮翊之水與吉日之漆沮同潛者積柴養魚使
得隱藏避寒則夏正冬月之事也故月令季冬命漁
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冬者夏正建

丑之月大寒之候孔氏謂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
而肥充故特薦之又黃河魚美自渭而上漆沮依山
穴而藏故漆沮多魚而生致之鎬京也序併春獻鮪
言之蓋附於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之說則季春者
建辰之月也魚於時已不潛與詩意不合矣然薦以
薦新為義非正祭之禮而享祀則正祭之名也蓋追
叙平時嘗取魚於此供俎實以祭而既獲福見漆沮
之魚為先祖之所嗜也介助也

潛一章六句

註

經旨曰此蓋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也故周禮樂師亦名為徹云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賦也

言諸侯來至於廟而助祭其來雝雝然而和及其至也則肅肅然而敬相助也助祭之辟公和而能敬如此所以天子得穆穆篤恭不待有所作為也穆穆即肅肅之不顯處此言諸侯之助祭能成天子之敬也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賦也

廣牡大牲也肆陳也薦廣牡者武王薦之也相肆祀者辟公相之也天子薦之而諸侯相之此則得天下

之歡心以奉其先王所以皇考之神感假之而有以安我孝子之心也此言武王能得人心而致文王之感假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賦也

宣者通於事也哲者明於理也宣哲則盡人道矣故曰維人文武則備君德矣故曰維后此文王安民之本也能安民則天心亦安矣故天下歸心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而後人得以享久安之福也此以武王之得人心而享福之久者歸功於文王之德也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賦也

言言解用正釋
卷之二十七
綏眉壽介繁祉此正昌後之實也烈考與皇考同皆指文王也文母太妣也烈考文母皆得右之非為天所福者不能也此承上章言所以能饗親之意

雖四章章四句

集傳一章分四節今為四章○觀末章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言則此詩但可用於祭文王之徹其他歌徹恐有別詩如仲尼燕居所謂徹以振羽振羽或謂即振鷺亦未必然也但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之言則必不可歌於三家之堂耳

載見

經旨曰此諸侯來助祭於武王之廟既畢而慰勞之詩也似當為大雅云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倅革有鷩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賦○見音也

載則也發語辭辟王謂成王求厥章者稟受法度也和在軾前孔氏謂和亦鈴是也爾雅有鈴曰旂之說經無此義也此因諸侯來見而言其車服之盛以美之休美也烈熾盛也休有烈光以其有志於治道言也於是成王率之以見昭考武王之廟而致孝享焉

見諸侯以其職來助祭乃先王之所悅也

○以介眉壽末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賦也

承上章言諸侯為我致孝享於昭考則昭考助我以眉壽使我永保大業惟有眉壽故能永保大業即多福也此皆女辟公助祭之所綏而使我緝熙至于純嘏也蓋辟公來求厥章皆欲脩德者也則天子之懷諸侯豈得不脩身以立人極哉是緝熙者保大業之本而純嘏之所由錫也所謂綏多福者如此

載見二章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集傳一章三分節今為二章

有客

經旨曰成王既誅武庚復封微子於宋以為殷後因其始受命來朝將歸而勉留之故作此詩蓋致縶縶之意以慰其心焉亦大雅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賦也○敦都回反後取

敦琢義者並同

微子雖封為宋公然作賓於周故曰有客白馬者殷尚白而脩其禮物也萋盛也且多也以其來朝之禮儀言也敦琢本治玉之名而借以為選擇之意旅微

子之卿大夫從行者也選同德以從行則皆敬慎而不至於獲戾耳此叙其自國而來者如此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賦也繫絆也繫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言至周而留之之情如此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賦也薄言者謂從容慰諭之而不迫脅也追者已去而還之見其愛之無已也左右言無方也綏安也淫威謂踰常之等威蓋使之統承先王得用天子之禮樂也言我周既降以淫威之福於心蓋甚平夷欲其坦懷

不疑也所謂綏之者如此

有客三章章四句

集傳一章分三節今為三章○今按微子賢聖與武庚之庸愚者殊異故此詩與振鷺意亦不同然周之所以處殷後者其德之厚則一而已當以類相從而觀之

武

經旨曰此祭武王之樂歌蓋成王時詩也然闕誤多矣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詩經羊角三章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周頌二

殷遏劉者定爾功

賦也○者音旨

皇大也無競不爭而不見其強也遏劉止殺也言大哉武王之功不以力爭天下維以德服之執競而無競者也蓋因文王允有文德克開我後人而武王嗣而受之其所以勝殷者亦因文德止殺以致定其功耳見武王之功不以武而以文也夫以掃除殷穢平定天下而不以殺為武則武之為武不出於文之外矣大武之詩所存者五章皆此意也

武一章七句

今按大武六章武為首章賚為一章桓為六

章則左氏嘗言之勺與般二章皆有詩而不
言章次所存僅五章而尚闕一章然皆不可
考矣勺賚及般之名皆後人所加集傳以為
樂節之名如祭統所謂舞莫重於武宿夜則
武宿夜亦武舞之別名耳按樂記武有六成
即此六章之舞節也當為祭武王之樂歌然
天子廟樂禮宜九成意必尚有文舞九成如
禮記所謂八佾以舞大夏者蓋即周禮鍾師
之九夏也而不在此武舞六成之數歟蓋九
夏者文舞也樂記所謂既奏以文也武者武

言言角用 上卷之二十一
舞也樂記所謂復亂以武也孔氏曰樂有文
舞有武舞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則武舞
者其入在文舞之後者也故祭統曰及入舞
君執干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
尸通典序此於九獻之後其知樂舞之節者
歟

詩說解頤正釋卷之二十七終

詩說解頤正釋卷之二十八

後學紹興季本輯抄

門人山陰王宏校正

閔予小子

經旨曰成王免喪始見於武王之廟而作此詩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
思不忘賦也

閔成王自憂也小子成王自稱也遭家不造謂不為
造物所成而遭大喪也嬛與烝同烝烝然孤獨在哀
疚之中則無所依怙也皇考指武王嘆其能以繼述

言言解題正采
卷之二十一
爲心雖文王已沒而不忘故曰來世克孝也皇祖謂
文王言武王之於文王思念之切常若見其升降之
在庭此申來世克孝之意夙夜敬止蓋亦欲如武王
之念文王者而不敢忽也皇王舊說指文王武王而
錢氏則以爲武王是也序緒也繼之而思不忘此即
所謂夙夜敬止也蓋此詩本爲見武王而思繼之辭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集傳一章分三節今爲一章

訪落

經旨曰成王既免喪復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群臣

之意觀其自稱曰朕則非陳於宗廟之言蓋大雅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
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賦也

訪訪問也落始也既免喪而更新有落之義蓋訪始
治天下之道而皆以爲當率昭考武王也此述已然
之辭也然武王之道悠遠難及故嘆其悠哉艾爾雅
以爲歷也禮五十曰艾服官政時成王尚幼冲未嘗
歷事故曰未艾將進就成也判渙與道不合一也家
謂國家多難指管蔡以殷畔之事也言我未有所歷
賴群臣進而就之欲繼昭考之道而猶泮渙不相合

况小子孳孳一身當家多難豈能堪哉以明必資於群臣之匡輔也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賦也

紹謂武王之繼文王也陟則在上降則在下此即上

篇皇考念皇祖之陟降庭止也言文王陟降於庭之

上下者皆國家之事惟武王能紹之而其美足以保

明其身也人心歸之則其身安之矣此言已德不及

武王之能來世克孝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

以七日監在茲賦也

士與事同謂所為之事也天常降監於我之所為即

是日監如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游衍者也此成王自言天命之當敬也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

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賦也○彌佛音

上章言不可不敬蓋已知率昭考之要矣但工夫不

能無判渙故曰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即緝熙不已之

功也佛彌通輔也仔小子之稱以幼冲言肩任也言

幼冲之肩不克任重致遠也所以欲求群臣匡輔之

力而助我任道不至於半途而廢也爾群臣尚當閔

予不聰而示我以明顯之德行使我得以日就月將
可也言此以終訪落之意

○予其懲而忘後患莫予斧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
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賦也

懲有所創而戒之也忘慎螫毒也螫則必辛故曰辛
螫莫予斧蜂言無有人使蜂以螫我者乃我自取其
螫耳以喻已自惑於管蔡之流言以致禍也肇始允
信也桃蟲即鷦鷯拚與翻同鷦鷯小鳥僅巢一枝然
既鳥族則能拚飛無所不至如陸農師所謂鷦鷯化
為鷗者亦拚飛之能變也以喻管蔡雖小才亦能為

亂而今始信其然耳多難謂管蔡之亂也蓼毒草詳
見良耜字義以喻武王之喪也言已方幼冲不堪國
之多難而又適當大喪之苦故曰又集于蓼也此以
流言疑周公之事自懲見已德之不及武王而欲群
臣之助也或曰此章當在訪落之後敬之之前文義
始順懲字上下必有小字故舊名小莛

訪落五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集傳以訪落敬之小莛為三篇今合為一篇
而分五章○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此詩作於

成王免喪之際則武王崩後之三年也按書

言言角用五
卷之二十六
四
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則是武王
方崩流言即起成王不能無疑時周公方巡
行在外而天有雷風之變於是王迎公歸及
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明年成王免喪朝廟
而此四詩繼作故此篇深懲管蔡之事也

載芟

經旨曰此農功成而閔勞農人之詩序以為秋冬報
非也新安胡氏曰此詩不見有祈報之意非告神之
樂歌也得之矣詩本函雅當屬於函風云蓋公劉始
至函時事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賦也

芟除其草也柞除其木也新除地上之草木蓋始開
荒之田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即其職也草木既去
則其土潤澤而可以耕耒謂其已耕也千耦耕阡之
偶詳見臣工之噫嘻章耘當與信南山畇畇原隰之
畇同隰下濕為田之處也畛田畔也言千耦之田既
墾而均平可耕於是始出田而往隰畛也諸家解耘
字率牽強今皆不從此序其出耕之始事也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嗇其饁思媚其婦
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賦也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疆有餘力而來助者也以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嗇衆飲食聲思語辭媚愛依就皆相親之意士指其夫略利也利則入土易不甚費力故曰畧也言主伯亞旅疆以皆出而治田而婦則饋餉男則共食夫婦相親同勤農事皆利其耜而始有事於南畝也此則言其已耕矣一家親愛同力一心農夫之所以有年者蓋本於此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縣縣其庶也賦

函含活生也驛驛聯絡也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縣縣詳密也庶耘也承上章言既耕而播種則其實含氣而生矣既生則苗驛驛然而出土矣其受氣足者桀然先長及受氣皆足則厭厭然無不長矣但苗間之草亦或隨苗生長反爲苗害故必耘之詳密縣縣然不至傷苗乃爲善也種播而活苗長而耘皆養苗之功○此以上備言耕耘之事以見農夫之勞也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也賦

濟濟人衆而齊也實與實函斯活之實同謂穀實也積者穀之積也萬億及秭積之多也為酒醴烝祖妣

周於祀先也百禮祭祀之百禮也詳見豐年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賦也

飶本取苾草之香椒本取椒實之香遂借以言酒醴

芬香之氣也以之燕饗賓客則賓客慶而邦家光矣

以之供養耆老則耆老怡而胡考寧矣此與上章言

以酒醴供祭祀燕飲皆賴農夫所獲之多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賦也

且聊且也今今日也匪且匪今言非且於今日偶一

為之也振古者振起於古昔也謂自后稷始教稼穡

以來即用黍稷為酒醴以供祭祀燕飲之用此其立

烝民之極者也不然則賓祭之禮皆將廢矣農夫之

功豈可不念哉

載芟六章三章章四句二章章六句一章八句

集傳一章分九節今為六章○此詩與良耜

文義相同但一事不應有二詩故先儒或以

此為豳頌以芟柞之語觀之則似公劉始荒

豳地之言也至其終篇說俱無礙但以君勞

民之辭非頌體也似當為豳雅耳周禮籥章

言言角正卷之二十八
七
所謂祈年于田祖則歆函雅以樂田畷者其
即此詩歟

良耜

經旨曰此時王至省歛之方因年豐報賽而閔勞農
人之詩也以天子勞農蓋大雅也

麥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賦也

芟芟良耜之嚴利也故曰良耜此言其既耕而播種也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饗伊黍

賦也

瞻省視也謂婦子饋饗於農夫也筐筥皆饗具所饗
維黍無珍味也此言農家饋饗之勤也

○其笠伊糾其鉶斯趙以薊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賦也

糾結於領下使不動也笠所以禦暑雨詳見都人士
字義鉶鋤芸田之器詳見臣工字義趙刺也薊去也
荼陸之穢蓼水之穢孔氏以為田有原有隰故並舉
水陸穢草是也乘暑雨芸田以去荼蓼荼蓼朽而後
黍稷始茂見農夫治田之勤苦也

○穫之捃捃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賦也

捃捃穫聲粟粟堅貌墉城櫛篲也此以在野言也百

室猶言百家謂同鄉之人也開百室所以藏於家也
百室並開則家家皆熟矣舊說百室以四閭之族言
有室礙處詳見讀禮疑圖卷三此言收穫多而婦子
始安也

○殺時特牲有抹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也賦

特者牛之一色者也與無羊九十其特之特同殺特
牲者用大牢以報先農方社之神也周人尚赤牲當
用騂即大田所謂來方禋祀而以騂黑之義也抹曲
貌抹其角者毛氏所謂社稷之牛角尺也似續者即
嗣歲以續祭祀之禮古之人謂后稷后稷肇祀乃其

所以教民稼穡之意也今得嗣而不廢其禮謂非農
夫力田之功可乎此見農之當勞也

良耜五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一章五句一
章七句

集傳一章分八節今爲五章○此詩與載芟
語意相同故先儒或疑其爲豳頌但一事三
詩似乎煩瑣意必後王刪舉前篇要義以爲
此詩非開荒時語故不及芟柞耳且殺牛以
祭先農方社則天子之禮也按禮天子祭社
稷用太牢諸侯則少牢而已牛非豳公所宜

用故此當為王者之詩而不可以列於邇也

絲衣

經旨曰此祭統所謂尸飲九而君以散爵獻士之樂歌也獻酢也然則卿大夫士凡與祭天子之廟者皆有酢焉而詩惟及士其上必有闕文矣

絲衣其紆載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賦也

絲衣祭服也紆潔貌載戴也弁爵弁士祭於王之服也俵俵恭順貌堂階上之堂也基則門塾之基蓋自堂而至門外之地也羊牛者大牢三牲之二也鼐烹

飪之器鼐大鼎鼐小鼎也鼎有鬲則覆鼎之中也按特牲禮宿賓之明夕主人揖賓入位于堂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降東北面告濯具賓出主人出宗人視牲告克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鬲告絜此祭前日夕之事也視壺濯在堂上視牲視鼎在門外時牲尚未殺鼎尚未入但從君省視而以具克備絜告於君耳特牲所言乃士禮若天子之祭則省牲視滌濯乃少宗伯之事而士則奔走以聽使令者序此以見其有事於宗廟之勞也兕觥蓋解散之屬所謂散爵也思語辭吳譁敖慢也旨酒思柔戒其

無失德也不吳不敖則柔也如此則獲壽考之福矣

絲衣一章九句

酌

經旨曰此亦大武之詩當屬耆定爾功之下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

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也賦也○龍當作龍

鑠如金之鑠言耀動也遵養時晦時當晦而遵養之

非有心於得天下也純熙但言脩德使緝熙也介助

也大助者蘇氏所謂天下無不助之也集傳以介訓

甲則非矣我自後人作頌者言寵受謂受人心之歸

也躋與矯同武貌王之造謂武王創造基業後人寵

受繼嗣不絕故曰載用有嗣爾指武王師衆也謂我

之所以繼嗣不絕者皆爾武王合天下之公能信於

衆故耳見其伐商非私也

酌一章八句

此詩於酌無關蓋附會之言也集傳以為十

三舞勺之勺則恐非感發童子之要義焉竊

意舞勺之詩或當是洞酌耳

桓

經旨曰左氏以此為大武之六章也前數章言武王

順人心此言武王合天命也

緩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也賦

緩萬邦言克商以安天下也順天命故屢致豐年此

天命於周所以久而不厭也士謂天下之衆也于猶

言於是也以四方克定厥家者謂因四方之心以定

國也皇大也間代也言其保民之德昭于天以大代

乎商非以力也桓桓武王以下是言所以緩萬邦屢

豐年之故

桓一章九句

賚

經旨曰左氏以此為大武之三章其意亦在於以德

安民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繹思賦

脩德安民自朝至於日中曷不遑暇食此文王之勤

而我後人之所當受也受則欲有以承之而尋繹其

緒於心以敷布於天下自茲以往維求所以安定人

心此則武王創業以貽子孫使之繼述之意也故曰

時周之命如此則武王本非以力爭天下而欲後人

言言解開五釋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庚
求之於文王之德也故再言於繹思以歎之詩中不
及武王但言時周之命而其意可見矣

賚一章六句

詩亦全無賚意

般

經旨曰此詩當在賚之後其大武之四章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隄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

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

高山泛言山也隄則其狹而長者嶽則其最高而尊
者猶與由同翕河大河合衆水而爲一也隄山喬嶽

本陟高山而言陟高山由翕河皆指武王伐紂所
之名山大川蓋自豐歷華至孟津而渡河也敷者布
天下以伐商之事也哀時之對謂合天下仰望之心
而答之也時周之命因上章之言而申明之見周之
伐商本順人心也

般一章七句

般之名亦無意

詩說解頤正釋卷之二十八終

詩說解頤正釋卷之二十九

後學紹興季本輯抄

門人山陰王浚校正

魯頌

魯者諸侯之國也成王時封周公之子伯禽於魯在
 今兗州府曲阜縣實奄之故地也夫諸侯之國宜皆
 有頌蓋太師陳詩之時諸國雅頌必兼采之但以意
 在觀風故併入於風而雅頌亦於其中自有別焉魯
 以周公之後其國猶有聖人之風故臣子之頌其君
 者無有諛辭如泮水閟宮二篇可以見其實意而師
 摯為魯太師其序樂必有定次孔子以魯為宗國必

親有考馬故特別以魯名見魯之可頌者如此也若
周公之德亦宜頌於宗廟而今無之必亦散失矣其
駟駟則似風而篡入者安得遂以魯為有頌無風哉
詳見總論六義

駟

經旨曰此詩蓋羨伯禽牧馬之盛也體亦似風要當
與定之方中為一類耳小序謂僖公能遵伯禽之法
儉以足用寬以度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
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此以意為
之說也黃東發嘗有辯矣夫僖公非賢君也考其始

終棄義趨利報怨行私無所不有何善之足稱哉特
以在齊桓時為其所庇故能不失聲聞耳詳見春秋
私考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下序乃盛稱其美此非
虛譽邪至於請命于周而作頌之語則尤誕矣故謂
此詩非伯禽不足以當之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
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也賦

牡馬剛健而能致遠者言馬之牡而復係以駟蓋駟
者遠之義也致遠惟牡馬能勝故特言之在坰之野
鄭氏以為避民居與良田是也薄言駟者謂畧自駟

者而言之自駟之外尚多也駟皇驪黃言其色之多也彭彭馬之壯盛也以車者馬以之也以無疆之思而思及於馬此馬之所以善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駉有騂有騶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也賦

伾伾大而有力也才者善而有力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駉有騂有騶以車繹繹思無斃思馬斯作也賦

繹繹連屬之貌言馬之善走也作者強奮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駉有騅有騶

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也賦

祛車之捷也徂往也言馬之能行也○此詩之旨所

重在思上三章思之無疆無期無斃皆緝熙不已之意而未則總而歸之於無邪正以見思之所以為思在於無邪而已蓋脩德工夫莫要於此故孔子取以蔽三百篇之旨此非虛稱之辭蓋言伯禽之實德也蘇氏謂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孔子斷章取之非也孔子必以實德示人若假空言則不能感物矣

駟四章章八句

有駟

經旨曰此詩亦美伯禽君臣相慶樂之辭蓋必伯禽時君臣和德相與故有此氣象魯他君不足以當之此與駟為一類亦風體也

有駟有駟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賦也振振鷺鷺

于下典也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典○咽音淵下章並同

駟馬肥疆貌有駟卿大夫所乘之馬也乘黃四馬皆

黃也公公所夙夜在公謂勤政也明明者無時而不

明以起下章飲燕之不亂也鷺鳥名詳見宛丘字義

此以鳥言集傳以為鷺羽非也鷺潔白之鳥鼓聲振

動則或下或飛故謂之振鷺以興潔白之士因作樂

之鼓聲而鼓舞於德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言

卿大夫乘此乘黃而夙夜在公以脩明其政事故在

公燕飲則皆醉酒飽德興起於善曰醉言舞則善心

起而不知為之者矣是其君臣相忘而可以樂也

○有駟有駟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賦也振振鷺

鷺于飛典也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典也

在公飲酒相導以和也明明在其中矣醉言歸止而

不過之意

○有駟有駟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

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賦也

言詩解周正釋
卷之二十九
四
載燕亦飲酒而相和也君子指其君有有年也穀善也君有和德則足以致豐年而垂世善此頌禱之辭也以和德為本此今日之樂所以鼓舞而不能自己者也見其樂之正而非淫矣

有駟三章章九句

泮水

經旨曰此詩美伯禽之治惟於泮水講學而服遠之功皆本於此也舊說以為美僖公者誤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筏筏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賦也

思發語辭泮詳見文王有聲字義樂泮水詩人言泮水之可樂也芹菜名說見采菽可為菹但味不如蓴之美以菜而生於泮水則尤潔地也故方欲采之以為豆實而魯侯適至也下二章藻郊亦然筏筏飛揚也噦噦聲有節而小也公即魯侯也無小大而皆從公以往於泮從之者衆而皆欲問學也此章言伯禽之始至學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躡躡其馬躡躡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賦也

藻說見采蘋躡躡舉足高貌昭昭謂魯侯之德音也

言言解題正釋 卷之二十一 五
蓋見其馬而知其為敷教來也色笑所謂即之温也
匪怒即色笑其教如此敷教以寬也此章言伯禽至
泮而善誘循循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
求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賦也

芣鳧葵也與苕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
謂之萑菜者也魯侯講學泮宮每至必燕飲故魯人
於其來每采芹藻蒹以待之正為飲酒故也求錫難
老蒙上文飲旨酒言願神錫之以難老之福使之順
君子之長道以屈服魯國之群眾欲其久於敷教以

致治安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賦也

伯禽為治專在學宮此周公之家法也穆穆即無聲
無臭之意敬明其德敬慎威儀內外合一之學也維
民之則即皇建其有極也允文允武亦自德言烈祖
指文王也言魯侯之德具文武之實則與文王不二
矣寧不有以昭格烈祖乎靡有不孝孝也自求伊祜
一孝足以感神明而福自求之也詳此語意是何等
學術功夫蓋非伯禽不足以當之此豈虛誇之辭而

言言解風正釋 卷之二十九 六

可以語僖公邪此言伯禽之能感格烈祖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
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賦也○陶音姚

明明即穆穆之著見也克明其德即敬明其德也惟
敬明故克明矣當時為魯患者淮夷詳見江漢經旨
下即費誓所謂淮夷徐戎並興也故特舉淮夷攸服
言之馘謂截所獲者之左耳也詳見皇矣字義淑善
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
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即此事也獻馘獻囚
俱指淮夷獻皆在泮可見魯侯常在泮聽政而受成

告訊常在此也先王時諸侯為治類如此言淮夷之
服以見講學之效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
不吳不揚不告于訥在泮獻功賦也○狄他歷反

此言將士以和德而成功也濟濟衆多齊一之貌多
士則承命征淮夷之士即泮宮講學之人也克廣德
心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所謂萬物一體也桓桓武貌
狄與邊同遠也東南即淮夷也烝烝衆也皇皇大也
吳諠譁也揚夸張也訥爭訟也不告于訥正多士廣
德心之實言濟濟征夷之多士無一人不廣其德心

者故其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之遠雖烝烝然衆進皇
皇然大張而皆以德自居無一誼譁夸張者泯其爭
訟之私無辭以告于官惟在泮獻其成功而已德心
何其克廣邪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
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也賦

觶弓曲貌搜矢疾聲博大也徒徒行者也御御車者
也無斃無有厭倦者謂競強也不逆言其順服無復
作慝正孔淑也承上章言將士一心而人人競勸勇
於用武故能克淮夷而甚善不逆也式固爾猶非致

戒之辭此時淮夷已服矣蓋本伯禽之德能式固爾
猶故終致淮夷之服如此申上文之意而歸德於伯
禽之能固其謀也謀即訂謨定命之謀謂敷教泮宮
使人知義也

○翩彼飛鷁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興與
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意與○甚同

此言淮夷來服也首四句有意義之興也蓋鷁本惡
鳥攫鳥子而食者也詳見墓門字義今亦集泮林食
我桑黹懷我好音可見講學之功格於禽鳥矣矧淮
夷雖逆亦人類也其不憬然悔悟而貢獻其所有邪

憬字就淮夷心之警省處言之琛寶也燕龜象言元龜大龜也千歲滿尺二寸漢志云不盈尺不為寶荆揚貢金三品地在淮南故曰南金南金獨曰大賂賂遺也鄭氏謂賂君及卿大夫是也蓋其淮南之所有者故所遺者多也淮夷來獻且賂以見教化之能感人心其效如此○按鴉集泮林食桑黠而懷好音意當時必有此事故傳云桑黠甘甜鴉革響陸農師亦曰鴉食桑黠則變而美其色好其音是知鴉食桑黠則其音變而美也此言蓋有所本似非臆說矣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

經旨曰僖公命奚斯新作周公之廟而詩人樂周公之德欲僖公之善繼也故美其事而願其壽考焉以此祝頌僖公蓋志在周公也可謂得性情之正矣此詩孟子謂之魯頌是當時本以頌名也

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稊稷敷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續禹之緒賦也

閟宮周公廟也以其宮深密故謂之閟恤靜也正閟

言說解開工釋
字意實實言其根基之完固也枚枚言其條件之分
明也此先題作廟之盡善以見僖公崇重周公之意
也次述姜嫄生后稷之由以推本周公相武王功業
之所始也姜嫄生后稷事見生民降之百福者欲以
開周也黍稷重穋植稗麥諸穀名詳見七月字義
此言后稷能知穀性有相之道而堯以其有功於民
故封於郃使之奄有下國也后稷教民稼穡誕降嘉
種而俾民有稷黍稻秬則天下人心無彼疆此界莫
不歸之所謂奄有下土也續繼也平水土者禹之緒
也稷降播種所以繼之此申奄有下國之意蓋天之

生民安之必欲養之平水土則既安矣非播種何以
養乎此禹稷之功所以為大而百福之所以歸也周
家功業蓋已發端於此矣○黍稷稻秬與生民嘉種
不同互有詳畧耳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至于文武
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
啓爾宇為周室輔賦也

大王遷岐肇基王迹而商之人心日漸歸周如剪之
也故曰剪商非謂其有剪商之志也至文武克續其

緒則積功累仁矣屆至也謂人心皆欲伐商是天命之已至也武王因天命之至而師於牧野所以致之也順人心以伐商不敢貳之而有所疑慮惟以天命為可畏也此與大明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義同敦如敦琢之敦故訓曰治之治商猶言正商也旅者合將士之衆而言見其以一心而成功蓋為周公有大功發也故成王告以欲封其元子之意焉元子指伯禽啓開宇居也此推周公之功以起下章廟祀之意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上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

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賦也

上章言俾侯于魯告周公之言此言俾侯于東則實命伯禽矣附庸小國不能五十里而附於魯者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則為僖公無疑龍旂者交龍之旂諸侯建於車上者謂乘此車以出承祀於周公廟也耳耳轡垂貌享獻也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四時之廟祭錯舉二時也忒差也宗廟合禮之祭何差之有祭皇皇后帝而以后稷配郊祀也饗歆其祭也宜以其祭為宜也是饗是宜降福既多郊神格而降福也周公

皇祖稱周公為皇祖非指群公也福女謂廟格之福也大意以祭周公為重當時魯之郊祀非禮天必不饗故先言龍旂承祀而不懈於春秋之祀者為不忒以見周公之廟為所當祭也至於郊后帝而配以后稷用駢犧之享恐天惡其禮之忒而不以為宜也則必無福故言天亦降福以見未厭魯德之意今天既以魯郊為宜而饗之則周公又安得而不畀之福哉即郊以起廟此詩人之微辭也按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者特使之用於周公之廟耳必無命魯郊天之理蓋魯自僭之此章言魯得祀周公而有致饗之道

也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駢剛犧尊將將毛包載蒸
邊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
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
如岡如陵賦也

周正之秋始於午中盡於酉中則在酉中之前即夏
正秋嘗之日也此亦主祭於周公之廟而言輻衡止
觸恐壞其角也周禮封人惟牛牲言設輻衡於羊牲
不言也竊意牛羊皆有角則宜並設輻衡矣白牡與
駢剛並言則白牡謂羊駢剛謂牛蓋指太牢之二公

羊傳附為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之說此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為之辭也犧尊畫牛於尊腹也將將大也毛魚周禮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爛去其毛而魚之也截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羹太古之羹清煮肉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籩豆大房之下當脫一句如鼓鐘喤喤之類故集傳定此章為十七句夫牲具大牢酒用犧尊毛魚截羹之品籩豆大房之器言其禮之備也鐘鼓喤喤之聲萬舞洋洋之舞言其樂之和也禮

備樂和而孝孫有慶謂僖公祭周公盡禮而獲福也熾盛也昌者熾之達也臧者壽之善也昌熾以福言壽臧以壽言國人以其能感格周公故祝頌之而欲天假之福壽使得以求守周公家法而大魯國焉三壽三卿也曰三壽者謂人君表正百官使之敏德而可父告其位則三卿皆老成之人故以壽言耳以之為朋則典刑不失國如岡陵之固而不至虧崩震騰魯國之常長可保矣非以岡陵祝三卿之壽也自俾爾熾昌以下皆頌禱之辭俾爾云者願天之使之也○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

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
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
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也賦

大國之賦十井出車一乘諸侯方百里提封萬井共
得千乘故曰公車千乘每乘三十人千乘共得三萬
人故曰公徒三萬舊說以為方十里出車一乘每乘
七十五人者非也詳辯於讀禮疑圖卷三增增衆也
戎狄不止西戎北狄蓋蠻夷之通稱而徐戎淮夷皆
在其中矣膺服膺不忘懲警戒不忽也此二句本周
公言周公留心於戎狄荆舒故孟子兩引之皆歸於

周公非以此頌僖公也承繼也即孟子以承三聖之
承言人莫有如我之敢承周公者若曰惟魯能承之
耳蓋魯國車徒之盛足以壯國威而承祖志故國人
願其壽考也富年之盛也本壽而言黃髮老人髮白
而更黃也台背說見行葦亦祝君壽之辭壽胥與試
蘇氏謂願其壽而相與試才力以為用者得之大亦
本昌而言即熾之所達也耆者年老之稱艾歷也謂
更歷無窮也疾苦則能害壽無害所以萬有千歲也
此反覆祝之以求壽考欲其長禦外患以安魯也僖
公之時楚人暴橫淮夷徐戎強盛而僖公僅從齊桓

言言能周禮 卷之二十九 廿四 魯公
公伐楚及桓公沒而魯遂與楚通至於淮夷徐戎畧
不加意賴周公餘澤而得少安故詩人因其新周公
之廟而以周公之功望之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賦也

詹與瞻同望也泰山非魯本封內地後世兼併以為
望耳故曰詹奄大也龜蒙則魯封內二山也奄有者
本其所固有而言也荒者開拓而大之之意大東極
東近海之地也極東之海邦如萊牟之類是也萊牟
與淮夷相近萊牟服則淮夷同而諸夷莫不率從矣

曰荒曰同曰從皆謂以德綏之而得其歸心如大王
文王之得人心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
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賦也

鳧繹亦魯封內二山名保有者保其所本有也徐宅
謂宅於徐州之地者也徐宅之海邦如郟莒之類是
也蠻貊如徐州之戎衛北之狄是也南夷如荆楚是
也僖公時戎狄荆楚皆為中國患及從齊桓霸令脩
政交隣故郟莒服而淮夷無不服矣淮夷服而蠻貊
南夷莫敢不諾矣即上章淮夷來同莫不率從之意

也若順也謂順魯侯之德也淮夷在魯東境素號強而東南往來之要衝也故所重在淮夷而特舉以爲言此兩章蓋因前章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之言而終其意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也

前章累言俾爾熾昌壽域富大耆艾諸福之備是天所錫之全福也祭時所嘏之福不外乎此故曰純嘏非謂郊天錫嘏之辭也保魯即前章奄有龜蒙保有

鳧繹之意常與嘗同近薛之邑許近鄭之田考之春秋僖公時無復常許之事蓋必常易薛地在春秋之前許易鄭祊在春秋之初父猶未復故詩人以此望僖公歟謂欲服四夷當自保魯國始而周公之故地不可不復也魯侯燕喜者本其有德而安於所喜言也妻指聲姜母指成風令妻者令其妻使之順從也壽母者壽其母使之安樂也宜大夫庶士者宜其群臣使之恪恭也此脩身以刑其妻以悅其親以正其臣之序言欲保魯國又當自此始也邦國是有正謂保魯也保魯而至海邦以及於夷狄是多受祉也故

言言用周正釋
又願其黃髮兒齒享壽無窮以永終魯國之治焉兒齒齒落而更生細者亦壽徵也○此詩所以頌僖公者欲其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邦國正邦國以正四夷乃為多福而皆歸於壽蓋非壽無以致成功不可以為福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焉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賦也徂徠新甫二山名斷斬之也度量之也八尺曰尋栢榱也椽方曰桷鳥方貌新廟即周公之廟以其更新故謂之新廟奕奕上下相承之意作者營治其事也

奚斯必以周公為重而營作盡心故特以作朝之功歸之曼長也且碩即寢廟孔碩也連奕奕言之則曰曼耳萬民是若順萬民之心也蓋周公德澤及於天下萬民莫不被其澤而欲其廟貌之新者見僖公之興此役非妄勞民力也故春秋之中凡用民力於所不當為必書而獨不錄闕宮之作則謂此為當作不以為勞民耳

闕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此集傳所分章也舊說以后稷之孫至克咸

厥功十二句為一章以王曰叔父至如岡如
 陵三十八句為一章集傳則自后稷之孫至
 為周室輔十七句為一章自乃命魯公至亦
 其福女十七句為一章自秋而載嘗至如岡
 如陵十六句為一章謂遺豆大房之下當脫
 一句如鼓鐘喤喤之類均之為十七句且王
 曰叔父及魯宇輔皆與女旅叶韻於義為長

詩說解頤正釋卷之二十九終

詩說解頤正釋卷之三十

後學紹興季本輯抄

門人山陰王澐校正

商頌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娥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鵲卵而
 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敷五教之功乃賜姓
 子而封之商其地在大華之陽河洛之間漢為弘農
 之上洛今西安府之商州也大華之北為雍州南為
 梁州而商則豫州之西境界乎雍梁者也商本伯爵
 其國七十里契之孫相土在夏為王官之伯出長諸
 侯即古之方伯也故遷商丘因堯時火正闕伯之墟

其地唐爲宋州宋爲睢陽郡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也
也商丘之稱其亦因契本封而以名丘歟歷十二世
至湯猶居其職商丘之北五十里爲亳邑即漢梁國
之蒙縣也地有景山今在兗州府曹縣東四十里湯
會諸侯於此而始受命焉左氏所謂湯有景亳之命
伊尹所謂朕載自亳者也其實則因相土商丘之居
是商丘即亳而蒙其密邇之地豈必別立一都哉以
其在北故曰北亳其地與葛爲鄰葛者今歸德府寧
陵縣也在商丘西六十里及既伐桀則以河南之南
爲有夏畿內之地而徙都經理焉孔安國謂湯自商

丘而遷者得之因故亳之名是爲西亳即文王於其
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三阪立尹之亳今河南府偃
師縣西十四里也湯既即位爲天子則復歸商丘而
度形勝之便定都於其東南四十五里在唐之宋州
穀熟縣南亦仍亳名是爲南亳孟子所謂太甲復歸
於亳者是也皇甫謐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
爲西亳而三亳之名由是起矣湯之受命始於北亳
故所至以亳名都而其有天下之號則仍商之舊封
無所改也凡七傳而仲丁遷囂囂更記作噉並讀爲
敖皇甫謐以爲河南之敖倉也在今開封府河陰縣

西北二十里括地志所謂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二十五里殷時敖地也又九傳至盤庚而遷相在戰國時鄴地即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也索隱謂契始封商其後裔盤庚遷殷殷在鄴南遂為天下號括地志謂相州安陽縣本盤庚所都即北塚殷墟據此則書所謂盤庚遷於殷者本相之殷墟而言矣盤庚以前未有殷號而改商為殷實自此始其後稱之者則或曰殷或曰商或曰殷商常兼及之亦不因改殷而廢商之舊也然殷商之別則固有由矣夫遷國大事也非可輕舉者或以親諸侯或以控夷狄或

以避水患蓋欲利民不得已耳故相土為王官之伯都商丘以為治所而湯世續其功因之為亳此皆諸侯時事而王命之所得為也若西亳南亳之遷則湯既為天子而所計在天下矣仲丁之遷豈豈無故而去祖都哉蓋湯五傳至於雍已商道衰微諸侯不至太戊代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在位七十五年宜其有經畧矣蓋當四方道里之中朝覲會同最為便利又滎陽在成臯巖險之地依山避水故於此圖遷焉誠遠計也仲丁為之子才不足以有為又國內多夷寇而享國日淺度不能勝遷國之任其必太戊之

所經始而仲丁享其成功者歟直至盤庚之世置畧河決之患則又不得不遷而其遷則北至於相豈非以相爲可居哉蓋自禹功既施河流就下黎陽大伾禹不遠冀交之間絕無水患惟豫州瀕河之地濟水絕河滙爲滎澤河濟分流所爭咫尺偶溢滎隄豈無一決則河將引濟東南流而囂不免於受害矣司馬遷以爲禹自滎陽引河東南爲鴻溝酈道元所謂禹塞滎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非也其必因秦始皇

王賁攻魏決河灌大梁城決處遂大不可復補而附會爲禹時已然邪故漢王橫言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然則滎澤之渠非禹故道殷亦尚有賢聖之君度當不久而塞但未塞之前其勢不止及囂而已其下流必合浚儀睢水而趨商丘以入淮泗則亳之故都不可復也而相當冀野地勢稍高故遷於此耳書序謂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距契止十四世而即有八遷何其遷之易也八遷之說本無經據惟相土遷商丘出於左傳至湯遂爲亳都此理之可信者也其餘七遷文既

不詳似皆誕說耳又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於耿是河亶甲自囂遷相而遷相之後祖乙又遷耿而圮也括地志以耿為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即今蒲州河津縣也史記作邢蓋字之誤也仁山金氏則仍經世說遂以為圮耿徙居而謂其地為邢州龍岡縣即今順德府邢臺縣距相百五十里是又謂祖乙有二遷也河亶甲者仲丁之弟祖乙者河亶甲之子纔二十餘年間而有三遷似亦太數在囂乃傷於水災而遷耿又不免於河圮何其不懲既往邪其後盤庚之遷書序謂治亳殷說者皆指殷為西亳則不在

相而在偃師矣迄於商亡乃在朝歌朝歌者今衛輝府淇縣也在相南一百四十六里意必為離宮於此而居之蓋亂世之君所為耳不然則與相同一河北密邇之地何必別立一都哉史記又云武乙去亳徙河北亳指北亳蓋謂盤庚所遷在此而不以其為遷相也今日河北明日河南今日河南明日河北倏移遠地忽就故都若奕者舉棊不定然未見其為謀之審而永終之圖也故商之遷國當以盤庚為正其曰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謂始封之商也商丘之亳也西亳也南亳也囂也盤庚未遷之前併始封之商

而計之爲邦者五非謂五遷也其曰先王適于山用
降我凶德者謂仲丁遷囂在成臯多山之地也其曰
蕩析離居罔有定極者謂囂時有水患也其曰盤庚
作惟涉河以民遷者囂在河南相在河北盤庚自囂
而遷相也自盤庚遷相而商祚終於河北矣故索隱
括地志謂盤庚所遷在相者不爲無見也而諸說之
附會豈不判然易明哉紂亡而周武王以朝歌封紂
子武庚爲殷侯及武庚以叛誅而求微子爲殷後爵
以上公其國在宋即商丘也商頌宋之所存蓋孔子
學於殷禮而有得者其散失則在秦火後矣國語謂

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鄭氏遂謂孔
子時又亡七篇皆附會之說也詳見總論六義及魯
頌下

那

經旨曰此詩序以爲祀成湯也觀嘉客夷憚之言其
必歌於祀禮既畢而將告利成之時者歟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賦也

猗歎辭那多也謂樂無不設也置陳也樂器多矣獨
言鞀與鼓者鞀以節樂樂則以鞀將之是樂成由鞀
也鼓謂路鼓亦以節樂無當於五聲而五聲不得不

和者是樂之所成又在鼓也故舉此二樂以括之曰
 奏鼓則以之鼓鬼享也簡簡聲之踈濶不混也烈祖
 謂湯也集傳以此為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樂三闋然
 後出迎牲今以經文考之未見此一節之定為迎牲
 也竊意商人尚聲亦但言大槩耳故衍烈祖者通乎
 祭獻而言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
 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賦也

湯孫以主祭之時王言祀湯自太甲始太甲以下皆
 可稱湯孫奏作樂也假感格也綏安也思成謂思其

所自成即誠也以其心安故謂之綏本上文奏鼓以
 衍烈祖言惟誠則上下皆敬而清靜無譁矣鞀也鼓
 也管也皆堂下之樂也其聲謹濫若在堂下而合衆
 樂則渾於濁矣鞀鼓淵淵然則其聲深也管嘒嘒然
 則其聲細也皆清靜而不急促之意高下適宜曰和
 始終有節曰平磬謂堂上之玉磬非堂下之編磬也
 磬以立辨其聲詘然而堂上之玉磬為尤清管聲與
 玉磬相依則不至於飛揚過越所以為和而平也於
 赫者歎其誠敬在心赫然明著也穆穆不顯也言湯
 孫主祭之誠本甚明著而其作樂之聲乃本於不顯

此即是奏假無言所以能致感格也舊說多以赫爲作樂之盛而穆穆則稱其美豈有子孫自誇盛美於先祖前之禮哉○此詩連以三聲字爲韻別是一體安成劉氏曰見商人之質也

○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賦也庸鏞通堂下之編鍾詳見靈臺字義數猶絡繹之繹言交錯也此蓋合樂後事而其聲爲急節爲亂辭矣奕者奕然陳列之意蓋九獻既畢旅酬既行則舞者退而分列於庭矣嘉客即楚茨爲賓爲客之客指助祭者而言非必謂先代之後也助祭者夷懌正獻酬

交錯而笑語卒獲之事也詳見楚茨字義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

湯孫之將賦也

上言作樂而致感格實本於誠敬也故此遂言敬之所自自古在昔猶言從古已往之先民也作謂起而行之也温恭朝夕敬之常也至於執事則尤有恪此則言其祭時之敬矣蓋敬之所傳者久矣湯之聖敬日躋亦此敬也我乃湯孫則敬乃先祖之家法也今日先祖所以顧予烝嘗者正爲湯孫用此敬而奉祭耳此自言其以敬而獲饗也嘗秋祭烝冬祭祭以秋

冬為備故言祭者必舉烝嘗以見其餘焉

那四章二章章四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集傳一章分五節今為四章○按此詩舊說

但據國語閔馬父之言蓋與詩序同出一傳

竊意詩之殘闕多矣豈可信其必然哉詳見

商頌題下

烈祖

經旨曰此必祭成湯而受釐降福之詩也不然則祭不祈福何以所言皆得福之辭邪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賦

烈祖湯也秩常也秩然有序也申錫無疆即有秩斯祐也爾蓋歌者指湯孫也及爾斯所言自始傳至今正及爾身見申錫之無已也申錫無疆一句乃一章之大旨下二節乃申言之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醜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賦也○醜與奏同

載盛於瓚所以裸也賚與也思成誠也義見上篇此言求神之始以鬱鬯之酒灌地降神而既與我之誠神既格矣和羹釔羹五味調而肉湑正則羹既宿戒而和平乃薦熟行禮之時也此時作樂以假於先祖

言言角月正利 卷之三十一 十九 商頌
極其誠敬無有言說人皆化之肅然無爭而神又安
我以黃耆無疆之福也黃耆即眉壽蓋神享則孝子
之心安至於黃耆而常安是無疆也有壽然後得以
享福福在安而不在壽所謂安者於下節見之

○約軹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
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也賦

約軹錯衡八鸞鶴鶴詳見采芑字義此以諸侯所乘
之車言也以假以享言得萬國之歡心而諸侯各以
其職來助祭以感格之誠而獻於神明也溥廣將大
也受廣大之天命而降以豐年使黍稷多而得以致

孝享此本其得天心言也是以祖考來格來饗而降
福無疆則天下皆受其福矣所謂申錫無疆者如此
皆烈祖有秩之祐也而所以致此者當求其本於誠
焉誠之格先祖者必自得天心始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也賦

此二句解之亦有可通但似衍文耳

烈祖四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一章二句

集傳一章分四節今為四章○上篇言樂與

此篇所重皆在奏假而不言牲見商人尚聲
之意

玄鳥

經旨曰序以為祀高宗也華谷嚴氏釋之以為祀高宗而先述祖德謂其能中興不墜先烈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賦也

玄鳥降謂馭遺卵也曰天命則玄鳥之降天實為之也生商者生契也鄭氏謂馭遺卵娥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是也此與姜嫄事同豈可謂無此理哉商在今西安府商洛之地本契所封至盤庚遷相始改商稱殷故盤庚以前未有殷號其曰宅殷土者據後

世稱殷時而追言於湯耳蓋武丁盤庚弟小乙之子此時已改商號為殷矣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武德之湯也正者正天下之人心也人心正而天下皆在其所域矣此言商有天下自湯始而實天所命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賦也

方四方后諸侯也九有九州也四方諸侯受命而九有皆為所有正上文正域四方之意先后指湯殆危也人心安故不殆武丁湯之裔孫也故曰孫子此言湯之受命能以德得人心之安故其福至於武丁也

武丁廟號高宗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糝是承賦也

武王即武湯荈後人追稱爲武王也能勝武王之任則可以爲善繼武湯矣天下諸侯但言十乘者以九州牧伯諸大國而言大糝天子大祭之黍稷也承奉也謂諸侯皆來助祭見人心之歸武丁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賦也

止定也邦畿一定則天下定矣猶所謂京師天下之極也肇始也定天下之封域自邦畿始故曰肇域承上文言諸侯所以來助祭而歸心者以武丁能立極

於京師也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賦也

假至也四海來假言人心歸之即上文域四海也祁祁舒徐不已之意景大也員均也猶言畢集也武丁時繼盤庚都相東南北近於河言諸侯輻輳大集於河也此申上文域四海之意集傳以景爲景亳之景則景山在北亳非可語於武丁時也武丁以令德宜民宜人故能受天命而百祿歸之見武丁得人心之本在德以申上文肇域四海之意蓋化始於邦畿而

治本於脩德也

玄鳥五章二章章五句一章四句一章三句

集傳一章分五節今爲五章

長發

經旨曰序云大禘也集傳疑之以爲禘祭之詩今觀詩內但言玄王相土成湯而不及群廟則非禘矣蓋禘者審諦功德之義其說本於禮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之文云祖者受命爲天子之祖如湯是也祖所自出則其先爲諸侯而有功德者如玄王相土是也審其有功德者而祭之故謂之禘但

湯之先世有玄冥者相土之曾孫也而上甲微者又玄冥之孫也按國語冥勤其官而水死又云上甲微能率契者也殷人報焉皆宜禘者也而詩不之及豈詩之簡編猶有脫漏歟不然則國語之言本附會而禮家遂傳以爲禮歟然伊尹之配則有合於書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之說矣詳見廟制考義卷一

濬沂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也○隕音

濬深哲智也以契之德言長猶遠也祥謂吉之所起

言言解... 卷之...
即德之微見者也言商之興由有濬哲之德是祥之
所發也能及於遠故曰長敷布也方四方也幅隕謂
四邊之周圍也蓋分布九州以正四方自京師以外
盡諸夏之大國為疆而幅隕既長則天下皆在疆理
之中而致治矣契為司徒與禹同時佐堯即禹功以
見契發祥之始也有娥簡狄母家其國蓋在商洛之
地而以之封商與周之封邵義同將大也帝上帝也
立扶植之意子女也言堯時天下既治而有娥之國
方有昌大之勢其所以大者則由天扶植其女使之
生契以啓商封也言契而本於有娥不言其夫可見

簡狄吞卵而生契之事乃實天命而非有夫者此正
言其祥之所發而封商以及於遠也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
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賦也

玄王契也契未嘗稱王自後王追稱之耳謂之玄則
深微之意即上章所謂濬也桓撥以武德而撥亂即
上章所謂哲也達與在邦必達之達同言隨其所受
小大之國而其德能通也率履謂其所循行也越過
也率履不越本其持已言也視顯示也顯示於人則
足以感發人心即所謂達也契為司徒以敷五教蓋

其本於身以化民者如此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威也
截整齊也海外有截非謂商益大也蓋外大國是疆
之意孔氏曰相土止為一國之君而已不能威行海
外今云海外有截者入為王官之伯出為諸侯也其
說是已契亦未嘗有天下而曰受小國大國者皆以
其能得人心言也此叙契及相土之功以明商王迹
之所起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
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賦也
此言湯之受命有天下也自契以來天命雖歸於商

然王業未成天命尚未齊也至湯而天命不違使有
天下乃始齊也不遲猶言不後日躋日至於極也惟
其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久而不息也所以祗上帝者
如此而已帝命式于九圍申湯齊之意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綌不剛
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賦也

小球大球謂小國大國所贊之王也下國諸侯也綴
繫也旒者旗之繆為旒所綴以喻天子為諸侯所繫
屬也競強綌緩也剛者競之本柔者綌之本優優和
裕之意百祿即天休之多也道聚也此承上章帝命

式于九圍而言湯得諸侯之歸而何天之休者以敬德之見於敷政剛柔相濟和裕不迫是以能聚百禄也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禄是總賦也

小共大共謂小國大國所供之貢也駿厖齊詩作駿駟謂馬也喻其能負重致遠之意龍當作寵奏勇非謂武功謂德之奮發而能任事也震動者動搖也難竦者畏懼也自其遇事而言謂之震動自其存心而言謂之畏懼總合也○此上二章言得天命由於得

人心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賦也

武王解見上篇旆懸於旗以示必征者也詳見六月字義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承上章言人心既歸然後可以伐暴是為應天順人之舉非順人心不可以為畏天命非畏天命不可以為虔曷邊通莫我敢曷所謂仁者無敵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苞喻桀三蘖喻韋顧昆吾一苞而生三蘖本同惡相濟而皆無敢過我烈烈之威故其惡莫能自遂而自達也九有

有截謂人皆歸湯同心欲伐暴也既伐韋顧而昆吾
夏桀次之見當時用師之序也此章言湯恭行天討
而成救民之功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桀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
實左右商王賦

中葉商之中世也當中葉而震桀謂遭夏后氏之衰
商人危懼即書所謂肇我邦于有夏小大戰戰罔不
懼于非辜也商本伯國地方七十里國雖仍舊而無
有能新其命者政爲夏之暴君所陵耳允信也天子
指湯降下也天子以能下賢爲允阿倚衡平倚以取

平之義阿衡即保衡伊尹之官名言湯屈己以下卿
士不敢自高所以阿衡之臣實左右之以共成商業
也所謂湯以七十里得伊尹臣之故不勞而王此則
大享而以伊尹配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
章六句

殷武

經旨曰此必高宗伐楚有功後王以其能繼成湯之
緒也特於湯始受命之亳立廟以祀之故詩中推原
湯之所以受命而稱商邑稱景山皆北亳也蓋盤庚

言解周正釋 卷之三十一 十七 商
既沒而殷道日衰楚人叛之其患之所及必常在淮
北如春秋時楚之陵虐陳宋也北亳即宋故北亳之
建廟其慰淮北人之思乎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
孫之緒賦也

捷鞭驅之意盤庚以後改號稱殷故曰殷武荆楚者
荆州之楚亦先王封國其君不知何人非周時所封
熊繹之楚也其俗尚鬼故曰鬼方此即高宗伐鬼方
之事也采深也高宗之兵本非不武但意在柔服因
荆負固三年不克故鞭驅之奮勇而前然後深入其

險阻之地不加殺戮惟哀聚荆之衆庶使之截然整
齊各居其所而其地盡平此高宗之功也以其繼成
湯之緒故稱湯孫而下章遂推本湯緒言之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羗莫敢不來
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賦也

上章言伐楚之功此章則言責楚之義也居國南鄉
言近也享以真獻之物言王以朝見之期言夷狄之
朝貢各有時也謂成湯之世雖氏羗遠夷亦皆來享
來王曰此商常禮况女荆楚以南國諸侯之近而可
以背畔不來乎此正成湯之緒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

匪解賦也○適音

此承上章言諸侯之來辟以見成湯之緒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庭也適譴也稼穡民事之所急者稼穡匪解則能安民而諸侯之職脩矣所以免禍適在此而已曰勿予禍適據諸侯免禍之心而言如此則荆楚之背畔非所以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潛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

封建厥福賦也

此章言天所以封建諸侯之意嚴畏也蓋天所以降

監人君者觀於下民下民所不欲君則天命遽絕此民心之所以可畏也僭差濫過也賞不僭刑不濫而勤勵自強則所謂稼穡匪解者在其中矣如此則不拂民心而天命之所歸也天命所歸即其福也天命封建下國之諸侯而福及於其所當福福之則無禍適矣封建諸侯之意如此而荆楚可不畏乎蓋亦言成湯始封諸侯之意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賦也

商邑以成湯始受命之都言蓋北亳非殷都也翼翼

言言角鼎上采 卷之三 十九
竦起貌謂四方之極立於此而竦然特起望之可敬也此總言成湯所以得諸侯之歸心者其本在此而因言高宗能繼其緒故既服荆楚而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上其聲名赫赫然顯著其威靈濯濯然光潔語其壽則享國五十九年又天下治安而為我後世子孫立長久之業以求保無疆此高宗中興之功所以為大而人心之所以不能忘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榱旅楹有閑寢成孔安賦也

景山在北亳取景山之木而立廟故知廟在商邑不

在殷都也丸丸圓直也斷短也遷自山徙至廟所也方正斲斫也斲之使正也虔如虔劉之虔截也榱蒙斲處言長也旅衆楹柱也閑不過其度之意寢廟中之寢也安作廟以安高宗之神也觀陟景山之言蓋舊都與湯廟相依故高宗之神甚安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按高宗殷之賢王也當其亮陰之初即能恭默思道帝賚以良弼而得傳說相之殷之中興非偶然者其伐荆楚久而不克蓋與舜命伯禹征苗事同但伯禹則退而脩德七旬

而有苗格高宗則必待撻武奮伐而後能克
豈惟德之不逮哉抑蠻夷之狎於不順時亦
與古異矣

詩說解頤正釋卷之三十一終

而有出於高宗則必待其成會長而後能
豈惟德之不逮哉抑蠻夷之狎於不順時亦
與古異矣

詩說解頤正經卷之三十終

